



# 凌河诗词稿

李瑚  
著

# 凌河诗词稿

李 瑶/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凌河诗词稿/李瑚 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6

(华夏诗词艺术家文丛)

ISBN 7-5059-4068-6

I.凌… II.李… III.诗词—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13173号

书名	凌河诗词稿
作者	李 珑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印 刷	北京市文星福利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80千字
印 张	4印张
印 数	0001-2000册
版 次	200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068-6 / I·3164
定 价	12.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

讀書而夜一燈昏暮思何

由起太原邵公古來觀

士苦是昨无後有以言未

引割藩事抑茲且後長

歌矣叩轍化安知吾

志士終過於茲放翁

白詩公事辨局

彭年津詒



久宦仍帽海清標好向此

隔碧霄子許梅隱修道無直

將青采壓鵠潮

本後史樹青填詞圖

禽鳥沙場系里閭時危度念  
出羣材自知無子鄙天馬也作

蒼鸞附驥東

太極松客居士畫馬

智功



民國三十七年夏七月十一日

邵康節見義吟

見善必為

不見則已

量力而動

力盡而止

張星娘代

李湖白琦錄



閭道尋源復陟天山歸

半生無許家。已今來一

望盡關陽。何時鄉國向東

征健兒。勿羨留著後哀。

參校秦州雜詩。悲涼慷慨。

久推後悵。而更憂。垂事垂志。

蓋以應

伯時學兄一屬。李昌熲



江干魚是釣人在柳  
陌羨塘一帶顯好光  
日斜風定波半江紅  
樹裏鶯鶯魚蒲板高  
東門泊船風墮誰上  
陽風烟盡何一曲孤子  
里太華在然之臣耶

前 遊洋詩 豐之齋



城北有诗翁，蟠居僅容膝。卧榻裏，  
書架鴻儒銘陋室。偶有老朋來，倒  
蹤側身出。佳兒本活潑，躋足難超  
逸賢。其李夫子安苦不自恤，論文振  
屋瓦，得句欲與神筆爭。新傳自北陳，  
伏案勤筆述。宵旰勿乃勞，不覺致  
心疾。同病老自愧，窮愁祝君子吉。  
斯地實湫隘，豈宜久駐蹕。三  
遷不厭頻，喬木仰朝日。

瑚老移居有詠詩以賀之 金安里

讀白瑞學先生凌河诗词稿，感深賦予  
即興感賦

痴戲賣參鬢如絲三渡華章春未遲  
一差凌河惊妙手滿雙珠玉屬新詞章  
留斷帶傳神句詠寬時賢入額詩吟墨  
暢杯觀止處芸窗舊雨謝相知

二〇〇二年元月  
濟南劉肇霖敬呈

漫江碧透，百舸爭流。萬  
鷺飛，鷺翔，萬魚競自由。  
蕭何心繆，仰慕先生之  
李湖先生之



## 前　　言

这本书是我从 15 岁开始,至今 60 年间所写的诗词草稿,包括旅游写景,读书志感,怀人抒情,纪念历史和现在的人物、事件等。

我学诗词,完全出于个人爱好,没有受过专门教育。在家庭,祖父李紫宸是清末的廪膳生,后授家馆,一生育人,可惜中年早逝,未曾亲聆教诲。父亲李赓虞初入学于锦县新立中学实业科,后毕业于锦县中医学校。“9·18”事变时迁居北平。他是一位有知识、有文化和有气节的普通市民,在沦陷区的北京生活。他不肯为五斗米向侵占家乡的日本人折腰,只好在家赋闲。每日必做的事是:看报读书,写字吟诗,因此,我受到了一些熏陶。母亲胡韫山,义县女子师范毕业,性慈和,惟督课甚严,故小学以第二名毕业,中学以第一名毕业。

1945 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国文系。经过一番考虑,最后选读了辅仁大学的经济系(二年级转入历史系)。虽然失去了一次专门学习诗词的机会,但当时的辅仁,名师汇聚,为北京院校之冠。课堂教诲,受益良多,课外的学术气氛也十分浓厚,学术报告会经常举行,如我就听过国文系诗词名家顾随先生的讲演。当他讲到陶渊明《饮酒》

诗时，他说：“南山每日见，此次是悠然。”当时的神情，至今难忘。国际著名的诗词家叶嘉莹教授就是他的学生，当时师生常有诗词唱和。另外，我和启功先生很熟，常到他家去请教，还为我改诗。我请先生写字时，他们也写的是诗词，如陈垣校长为我写的是陆游的诗，启功先生为我写的是他自己作的诗，溥忻（雪斋）先生为我写的是王士祯的诗，柴德赓先生为我写的是杜甫的诗，张星娘系主任为我写的是邵雍的诗等。一边欣赏书法，一边欣赏古今人的名作，无形中受到教益。

对于陆游的诗，我早已熟知。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度过的。那时日本侵占了大部分国土，屠杀与掠夺，使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族激情高涨，所以那时我很喜欢陆游的作品。他痛恨金虏南侵，傲视北狩，时时抱有驱逐敌寇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这当然和我的思想感情十分吻合。他的“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的豪情壮志，给人以鼓励和希望。他的临终一篇《示儿》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是他最后的遗嘱。我爱读它，当时也天天盼望中国军队能够早日“北定中原”，使沦陷区人民重见光明。这个愿望终于实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欣喜若狂。在这时我开始了大学六年的学习。

解放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工作上，只有在出差、休假，或从事体力劳动时，才有余暇从事诗词写作。退休后，时间比较充裕了，写作开始增多。而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很重视这项工作，许

多离退休的老同志，在老干部工作局的领导下，成立了秋韵诗社。在副秘书长单天伦和老干部局副局长章丽君同志的主持下，编选了《秋韵诗词选》，他们也拿出了自己的作品，参加“竞选”。这本书不仅是社员作品的汇集，也搜集了许多老一代包括已故的著名学者的作品。此后诗社又出版了《秋韵诗萃》二期，同志们对诗词的兴趣更大了。

作为编委，我在《秋韵诗词选》《后记》中说：“秋韵诗社的社员，都是多年作研究工作的学者或从事党政工作的老同志。他们在离退休后，仍愿以有限余年借诗词以陶冶情操，振奋精神。……从事诗词写作，不仅可以抒发性灵，欣赏佳作，还能关心时事，借诗词以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这对促进国家精神文明的建设，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对老同志来说，也是修身敬业的一件好事。”

在参加工作 50 年，又恰值 75 周岁和新世纪开始之际，我不顾老病，贾起余勇，将多年写作的新旧文稿和诗词，整理成三册：一、《魏源研究》，二、《晚学集》（史学杂文），三、《凌河诗词稿》，总计约 120 万字。由于学术著作出版困难，现在先把《凌河诗词稿》付印。

《凌河诗词稿》计收诗 148 首，词 102 首，共 250 首（书定稿后又增加悼友、怀旧、补遗诗八首，词二首，共 260 首）。书虽然印了，但深感我既无天赋的诗才，又少“推敲”的功力，把它呈现在诗人词客、行家里手面前，不免有“班门弄斧”之诮。实际上我出书的目的在于：一是答谢同学的敦促，二是一册在手，比起芜杂的手稿，更便于向同志们请教。而且它是随着岁月的消逝而仅存下来的一

些生活残影，可以作为自己回首往事时，对人生物态、世事沧桑忆恋的凭借。偶一浏览，未尝不可以作为个人消闲遣闷之一助。

还有一个问题要申明，我于诗词格律所知甚少，写作时只是注意了用韵和平仄。用韵不易发生问题，平仄则甚易弄错。有时是初写时的疏忽，更多的是在反复修改时，只考虑了字面的美好，或辞意的妥善而忽略了平仄的是否正确。老年人更容易顾此失彼，因考虑不周而致误。这些以及其他方面存在的问题，都应请读者鉴谅。

至于书名所谓的“凌河”，是指处于大小凌河之间的辽宁锦州，我于1926年出生于此地。1931年“9·18”事变，日本侵占沈阳，大批乡人流亡关内，先君亦于此时迁居北平，至今已是70年了。每有乡思，不免翘首东望，宝塔晨烟，锦水夕照，就是我沉吟难忘之所。老病余年，更难遂还乡之愿。以此名集，用示向往。《诗》云：“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我在大学时的一件往事。胜利后，我常在报上发表小文，其中一篇《谈避讳》，曾引施愚山举鸿博时家书中的几句话：“试卷传之都下，纷纷讹言，皆推我第一名，……初亦取在上上卷列三五名中，后因诗结句有‘清夷’二字，嫌触忌讳，竟不敢录。得高阳相国争之云，有卷如此，何忍以二字弃置？……倘奉查诘，吾当独任之。”我在“高阳相国”下，未加思考，即加注为“按即李鸿藻”。陈垣先生看到此文后，立即写了一张便笺给我：“清高阳相国有二人，一李霨，顺治三年进士，康熙廿

三年卒，谥文勤。二李鸿藻，咸丰二年进士，光绪廿三年卒，谥文正。”我看到以后，感到自己的疏忽，很感激他。从此，每写一篇文稿，遇到疑似之间，甚至可以初步肯定之处，也要查个清楚再写，不敢再轻易处置了。这一张便笺，决完了我一生的学风。

正是由于当年的师恩友情，诗稿中有几首是怀念他们的。抗战期间，北京辅仁大学是惟一未被敌伪接管和控制的学校。一些不能离开北京奔赴后方的有名教授齐集辅仁，学生也以考入辅仁为荣。校方和教师也敢于与敌伪对抗。犹记当时的首都南京沦陷时，学校不挂伪旗，不参加游行庆祝，因此被勒令停课三天。教师讲课毫无顾忌，如史学系主任张星烺先生在课堂上大讲日本必败论，国文系主任余嘉锡先生也借讲历史事件宣扬民族气节。陈垣校长在全校运动会上，引《礼·射义》之言：“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入”，而慷慨陈词。他还借研究佛教、道教历史，表达他置顽敌、斥汉奸、表遗民和尊正朔的爱国思想。那时伪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附逆校长斥责陈垣校长说，不给日本人做官，就应该到后方去。陈垣校长非常气愤，他痛心地在《通鉴胡注表微·夷夏篇》中予以驳斥。在学校教育下，辅仁师生都能坚持操守，被捕师生虽在日寇酷刑凌辱下，坚贞不屈。这些往事，虽数十年后仍难泯忘。现在只能以几首小诗略表对老师育人的感念和对窗友挚情的深思了。

所以，希望同志们在翻阅本书以后，也谊同师友，不吝指教。如果写张便笺给我，我将像珍视陈垣先生给我

的手稿一样，永远宝藏起来。

李 瑶

2001年2月15日初稿，3月25日改定。